



原件短缺

1 ~ 44

樗里子甘茂列傳第十九

古史四十一

樗里子名疾秦惠王之弟也與惠王異母母韓女也滑稽
多智秦人號曰智囊惠王八年爵之右更使將而伐曲沃
盡出其人取其城地入秦二十五年復爲將伐趙虜趙將
軍莊豹拔蘭明年助魏章攻楚敗楚將屈匄取漢中地秦
封之號爲嚴君張儀惡之重而使之楚因今楚王爲之請
相於秦儀因謂惠王曰重樗里疾而使之者將以爲國交
也今身在楚楚王爲之請相於秦臣聞其言曰王欲窮張
儀於秦乎臣請助王楚王以爲然故爲請相也今王聽之
彼必以國事楚矣惠王大怒疾出走惠王卒武王立遂張
儀魏章而以疾甘茂爲左右丞相秦使甘茂攻韓拔宜陽

使疾以車百乘入周周以卒迎之意甚敬楚王怒讓周以其重秦客游騰為周說楚王曰智伯之伐仇猶遺之廣車因隨之以兵仇猶遂亡何則無備故也齊相公伐蔡號曰誅楚其實龍襲蔡今秦虎狼之國使樗里子以車百乘入周周以仇猶蔡觀焉故使長戟居前強弩在後名曰衛疾而實囚之且夫周豈能無憂其社稷哉恐一旦亡國以憂大王楚王乃悅武王卒昭王立疾益重昭王元年使將伐蒲蒲守恐胡衍為蒲謂疾曰公之攻蒲為秦乎為魏乎為魏則善矣為秦則不為賴矣夫衛之所以為衛者以蒲也今伐蒲入於魏衛必折而從之魏亡西河之外而無以取者兵弱也今并衛於魏魏必強魏強之日西河之外必危

秦王觀公之事害秦而利魏王必罪公疾曰奈何胡衍曰公釋蒲勿攻臣試為公入言之以德衛君疾曰善胡衍入蒲謂其守曰樗里子知蒲之病矣其言曰必拔蒲衍雖今釋蒲勿攻蒲守恐因再拜曰願以請因効金三百斤曰秦兵苟退請必言子於衛君使子為南面於是疾解蒲而去還擊皮氏或為魏謂楚王曰秦楚勝魏魏王恐亡必合於秦王何不背秦而與魏魏王喜必內太子秦恐失楚必効地於王王雖復與之攻魏可也楚王曰善乃背秦而與魏魏內太子於楚秦恐許楚地欲與之復攻魏疾怒欲與魏攻楚恐魏之以太子在楚不肯也使人謂楚王曰外臣疾使臣謂之曰敝邑之王欲効城池而為魏太子之在楚也是以不敢

王出魏質臣請効之而復國秦楚之交以疾攻魏楚王曰
諾乃出魏太子秦因合魏以攻楚昭王七年疾卒葬於滑
南章臺之東曰後百歲是當有天子之宮夾我墓疾室
在昭王廟西渭南陰鄉樗里故俗謂之樗里子漢興長樂
宮在其東未央宮在其西武庫正直其墓秦人諺曰力則
任鄙智則樗里

甘茂者下蔡人也下蔡史舉先生學百家之說因張儀樗
里子而求見秦惠王王見而說之使將而佐魏章略定漢
中地張儀欲以漢中與楚謂秦王曰種樹非其處者人必
害之家有不冝之財則傷漢中南邊楚此國之累也茂曰
地大者固多憂乎天下有變王割漢中以為和楚必畔天

下而與王王今以漢中與楚即天下有變王何以市楚王
乃止惠王卒武王立張儀魏章去東之魏蜀侯煇相莊反

秦本紀武王元年誅蜀相莊煇王六年蜀侯煇
反今此言煇及莊及恐誤然而未知孰信也秦使茂定

蜀還以茂為左丞相以樗里子為右丞相武王三年謂茂
曰寡人欲容車通三川以窺周室而寡人死不朽矣茂曰
請之魏約以伐韓而令向壽輔行茂至謂向壽曰子歸言
之於王曰魏聽臣矣然願王勿伐事成盡以為子功向壽
歸以告王王迎茂於息壤茂至王問其故對曰宜陽大縣
也上黨南陽積之矣名曰縣其實郡也今王倍數險行
千里攻之難昔曾參之處費魯人有與由日參同姓名者殺
人人告其母曰曾參殺人其母織自若也頃之一人又告

之曰曾參殺人其母尚織白若也頃又一人告之曰曾參
殺人其母投杼下機踰牆而走夫以曾參之賢與其母信
之也三人疑之其母懼焉今臣之賢不若曾參王之信臣
又不如曾參之母信曾參也疑臣者非特三人臣恐大王
之投杼也始張儀西并巴蜀之地北開西河之外南取上
庸天下不以多張子而以賢先王魏文侯令樂羊將而攻
中山三年而拔之樂羊返而論功文侯示之謗書一篋樂
羊再拜稽首曰此非臣之功也主君之力也今臣羈旅之
臣也擣里子公孫奭二人者挾韓而議之王必聽之是王
聽魏王而臣受公仲侈之怨也王曰寡人不聽也請與之
盟遂使茂將兵伐宜陽五月而不拔擣里子公孫奭果爭

之武王召茂欲罷兵茂曰息壤在彼王曰有之因大悉起
兵使茂擊之斬首六萬遂拔宜陽宜陽之未拔也茂三鼓而卒
不上茂謂其尉曰我羈旅而得相秦者我以宜陽餉王也
今攻宜陽而不拔公孫衍擣里疾挫我於內而公仲以韓
窮我於外明日鼓之而不可下因以宜陽之郭爲吾墓矣
於是益私金以爲公賞明日鼓之而宜陽拔韓襄王使公
仲侈入謝與秦平武王竟至周而卒其弟立爲昭王王母
宣太后楚女也楚懷王怨前秦敗楚於丹陽而韓不救乃
以兵圍韓雍氏韓使公仲侈告急於秦秦昭王新立太后
楚人不肯救公仲因茂茂爲言於昭王曰公仲方有得秦
救故敢扞楚也今雍氏圍秦師不下殺公仲且仰首而不

朝公叔且以國南合於楚楚韓爲一魏氏不敢不聽然則
伐秦之形成矣不識坐而待伐孰與伐人之利秦王曰善
乃下師於穀以救韓楚兵去秦使向壽平宜陽而使樗里
子及茂伐魏皮氏向壽者宣太后外族也而與昭王少相長
故任用向壽如楚楚聞秦之貴向壽而厚事向壽向壽爲
秦守宜陽將以伐韓韓公仲使蘇代謂向壽曰禽困覆車
公破韓辱公仲公仲收國復事秦自以爲必可以封今公
與楚解口地封小令尹以杜陽秦楚合復攻韓韓必亡韓二
公仲且躬率其私徒以闕於秦願公熟慮之也向壽曰吾合
秦楚非以當韓也子爲壽謂之公仲曰秦韓之交可合也
蘇代對曰願有謂於公人曰責其所以貴者貴王之愛習

公也不如公孫奭其智能公也不如甘茂今二人者皆不得
親於秦事而公獨與王主斷於國者何必彼有以失之也公
孫奭黨於韓而甘茂黨於魏故王不信也今秦楚爭強而
公黨於楚是與公孫奭甘茂同道也公何以異之人皆言楚
之善變也而公必之是自爲責也公不如與王謀其變也
善韓以備楚如此則無患矣韓氏必先以國從公孫奭而
後委國於甘茂也韓公之讎也今公言善韓以備楚是身
舉不辟讎也向壽曰然吾甚欲韓合對曰甘茂許公仲以
武遂反宜陽之民今公徒收之甚難向壽曰然則柰何武
遂終不可得也對曰公奚不以秦爲韓求潁川於楚此韓
之寄地也公求而得之是令行於楚而以其地德韓也公

求而不得是韓楚之怨不解而交走秦也秦齊爭強而公
徐過楚以收韓此利於秦向壽曰柰何對曰此善事也甘
茂欲以魏取齊公孫奭欲以韓取齊今公取宜陽以爲功
收楚韓以安之而誅齊魏之罪是公孫奭甘茂無事也茂
竟言昭王以武遂復歸之韓向壽公孫奭爭之不能得向
壽公孫奭由此怨讒茂茂懼輟伐魏蒲阪亡去樗里子與
魏講罷兵茂之亡秦奔齊逢蘇代代爲齊使於秦茂曰臣
得罪於秦懼而遯逃無所容跡臣聞貧人女與富人女會
績貧人女曰我無以買燭而子之燭光幸有餘子可分我
餘光無損子明而得一斯便焉今臣困而君方使秦而當
路矣茂之妻子在焉願君以餘光振之蘇代許諾遂致使

於秦已因說秦王曰甘茂非常人也其居於秦累世者矣
自殺塞及至鬼谷其地形險易皆明知之彼以齊約韓魏
反以圖秦非秦之利也秦王曰然則柰何蘇代曰王不若
重其執具厚其祿以迎之使彼來則置之鬼谷終身勿出
秦王曰善即賜之上卿以相印迎之於齊茂不往蘇代謂
齊湣王曰夫甘茂賢人也今秦賜之上卿以相印迎之茂德
王之賜好爲王臣故辭而不往今王何以禮之齊王曰善
即以上卿處之秦因復茂家以市於齊齊使茂於楚楚懷
王新與秦合婚而歡秦聞茂在楚使人謂楚王曰願送甘
茂於秦楚王問於范蠡曰寡人欲置相於秦孰可對曰臣
不足以識之楚王曰寡人欲相甘茂可乎對曰不可夫史

舉下蔡之監門也大不爲事君小不爲家室以苟賤不廉聞於世甘茂事之順焉故惠王之明武王之察張儀之辯而甘茂事之取十官而無罪茂誠賢者也然不可相於秦夫秦之有賢相非楚國之利也且王前嘗用召滑於越而內行章義之難越國亂故楚南塞厲門而郡江東計王之功所以能如此者越國亂而楚治也今王知用諸越而忘用諸秦臣以王爲鉅過矣然則王若欲置相於秦則莫若向壽者可夫向壽之於秦王親也少與之同衣長與之同車以聽事王必相向壽於秦則楚國之利也於是使使請秦相向壽秦卒相向壽而茂竟不得復入秦卒於魏茂有孫曰羅羅年十二事秦相文信侯呂不韋秦始皇帝使剛成君

蔡澤於燕三年而燕王嘗使太子丹入質於秦秦使張儀往相燕欲與燕共伐趙以廣河間之地張唐謂不韋曰臣嘗爲秦昭王伐趙趙怨臣曰得唐者與百里之地今之欲必經趙臣不可以行不韋曰不快未有以強也羅曰君侯何不快之甚也不韋曰吾人蔡澤事燕三年燕太子丹已入質矣吾自請張卿相燕而不肯行羅曰臣請行之不韋叱曰去我身自請之而不肯汝焉能行之羅曰夫項橐生七年爲孔子師今臣生十二歲於茲矣君其試臣何遽叱乎於是羅見張卿曰卿之功孰與武安君卿曰武安君南挫強楚北威燕趙戰勝攻取破城墮邑不知其數臣之功不如也羅曰應侯之用於秦也孰與文信侯專張卿曰應侯不

如文信侯專羅曰卿明知其不如文信侯專與曰知之羅曰應侯欲攻趙武安君難之去咸陽七里而立死於杜郵今文信侯自請卿相燕而不肯行臣不知卿所死處矣唐曰請因孺子行令裝治行行有日羅又謂不韋曰借臣車五乘請為張唐先報趙不韋乃入言之於始皇曰昔甘茂之孫甘羅年少耳然名家之子孫諸侯皆聞之今者張唐欲稱疾不肯行羅說而行之今願先報趙請許遣之始皇召見使羅於趙趙襄王郊迎羅說趙王曰王聞燕太子丹入質秦歟曰聞之曰聞張唐相燕歟曰聞之燕太子丹入秦者燕不欺秦也張唐相燕者秦不欺燕也燕秦不相欺者後趙危矣燕秦不相欺無異故欲攻趙而廣河間王不如齎臣五城以廣河間請歸燕太子與強趙攻弱燕趙王立自割五城以廣河間秦歸燕太子趙攻燕得上谷二十城今秦有十羅還報秦乃封羅以為上卿復以茂田宅賜之蘇子曰蘇秦為諸侯弱秦而張儀為秦弱諸侯其說猶可言也如樗里疾公孫奭黨於韓甘茂黨於魏向壽黨於楚皆借秦之強以搖動諸侯而成其私民生其間其受害可勝言乎今世雖無戰國相傾之勢然士居其間其以喜怒成敗天下事者多矣人主誠得其情其罪可勝誅乎

穰侯列傳第二十

古史四十三

穰侯魏冉者秦昭王母宣太后弟也其先楚人秦武王卒無子立其弟爲昭王武王母號惠文后先武王死昭王母故號芊八子及昭王即位號爲宣太后宣太后二弟其異父長弟魏冉同父弟曰芊戎爲華陽君而昭王同母弟曰高陵君涇陽君而冉最賢自惠王時任職用事武王卒諸弟爭立唯冉力爲能立昭王昭王即位以冉爲將軍衛咸陽誅季君之亂而逐武王后出之魏昭王之兄弟不善者皆滅之威振秦國昭王少宣太后自治任冉爲政昭王七年擣里子死而使涇陽君質於齊趙人樓緩來相秦趙不利乃使仇液之秦請以冉爲秦相仇液將行其客宋公謂液曰秦

不聽公樓緩必怨公公不若謂樓緩曰請為公毋急秦秦王見趙請相魏冉之不急且不聽公公言而事不成以德樓子事成魏冉固德公矣於是仇液從之而秦果免樓緩而冉相秦欲誅呂禮禮出奔齊昭王十四年冉舉白起使代向壽將而攻韓魏敗之伊闕斬首二十四萬虜魏將公孫喜明年又取楚之宛葉冉謝病免相以客卿壽燭為相其明年燭免復相冉乃封冉於穰復益封陶號曰穰侯封四歲為秦將攻魏魏獻河東方四百里拔魏之河內取城大小六十餘昭三十九年秦稱西帝齊稱東帝月餘呂禮來而齊秦各復歸帝為王冉復相秦六歲而免免二歲復相秦四歲而使白起拔楚之郢置南郡乃封起為武安君起冉之所任舉也相善於是穰侯之富富於王室三十二年冉為相國將兵攻魏走芒卯入北宅遂圍大梁梁大夫須賈說冉曰臣聞魏之長吏謂魏王曰昔梁惠王伐趙戰勝三梁拔邯鄲趙氏不割而邯鄲復歸齊人攻衛拔故國殺子良衛人不割而故地復反衛趙之所以國全兵勁而地不并於諸侯者以其能忍難而重出地也宋中山數伐割地而國隨以亡臣以為衛趙可法而宋中山可為戒也秦貪戾之國也而母親蠶食魏氏又盡晉國戰勝暴子割八縣地未畢入兵復出矣夫秦何厭之有哉今又走芒卯入北宅此非敢攻梁也且劫王以求多割地王少勿聽也今王皆楚趙而講秦楚趙怒而去王與王爭事秦秦必

受之秦挾楚趙之兵以復攻梁則國求無亡不可得也願
王之必無講也王若欲講少割而有質不然必見欺此臣
之所聞於魏也願君之以是慮事也周書曰惟命不于常
此言幸之不可數也夫戰勝暴子割八縣此非兵力之精也
又非計之工也天幸為多矣今又走芒郊入北宅以攻大梁
是以天幸自為常也智者不然臣聞魏氏悉其百縣勝甲
以上戍大梁臣以為不下二十萬以三十萬之眾守梁七
仞之城臣以為湯武復生不易攻也夫輕背楚趙之兵陵
七仞之城戰三十萬之眾而志必舉之臣以為自天地始
分以至于今未嘗有者也攻而不拔秦兵必罷陶邑必亡
則前功必弃矣今魏氏方疑可以少割收也願君速楚趙

之兵未至於梁臣以少割收魏魏方疑而得以少割為利
必欲之則君得所欲矣楚趙怒於魏之先已也必爭事秦
從以此散而君後擇焉且君之得地豈必以兵哉割晉國
秦兵不攻而魏必効絳安邑又為陶關兩道幾盡故宋衛
必効單父秦兵可全而君制之何索而不得何為而不成
願君熟慮之而無行危冉曰善乃罷梁圍明年魏肯秦與
齊從親秦使冉伐魏斬首四萬走魏將暴鳶得魏三縣壽
益封客卿竈謂冉曰竈一本作造秦封君以陶藉君天下數年
矣攻齊之事成陶為萬乘長小國率以朝天子天下必聽
五伯之事也攻齊不成陶為鄰恤而莫之據也故攻齊之
於陶也存亡之機也君欲成之何不使人謂燕相國曰聖

人不能為時時至而弗失舜雖賢不遇堯也不得為天子
湯武雖賢不當桀紂不王故以舜湯武之賢不遭時不得
帝王今攻齊此君之大時也已因天下之力伐讎國之齊
報惠王之耻成昭王之功除萬世之害此燕之長利而君
之大名也詩云樹德莫如滋除害莫如盡吳不亡越越故
亡吳齊不亡燕燕故亡齊齊亡於燕吳亡於越此除疾不
盡也非以此時成君之功除君之害秦卒有他事而從齊
齊趙合其讎君必深矣挾君之讎以誅於燕後雖悔之不
可得也已君悉燕兵而疾僭之天下之從君也若報父子
之仇誠能亡齊封君於河南為萬乘達途於中國南與唯
為鄰世世無患願君之專志於攻齊而無他慮也明年燕

與白起客卿胡陽復攻趙韓魏破芒如不華下斬首十萬取
魏之卷蔡陽長社趙氏觀津田六趙觀津益趙以兵伐齊齊襄王
懼使蘇代為齊陰遺冉書曰臣聞往來者言曰秦將益趙
甲四萬以伐齊臣竊必之弊邑之王曰秦王明而熟於計
穰侯智而習於事必不益趙甲四萬以伐齊是何也夫三
晉之相與也秦之深讎也百相背也百相欺也不為不信
不為無行今破齊以肥趙趙秦之深讎不利於秦此一也
秦之謀者必曰破齊弊晉楚而後制晉楚之勝夫齊罷國
也以天下攻齊如以千鈞之弩決潰癰也必死安能弊晉
楚此二也秦少出兵則晉楚不信也多出兵則晉楚為制
於秦齊恐不走秦必走晉楚此三也秦割齊以啖晉楚晉

楚案之以兵秦反受敵此四也是晉楚以秦謀齊以齊謀秦也何晉楚之智而秦齊之愚此五也故得安邑以善事之亦必無患矣秦有安邑韓氏必無上黨矣取天下之賜冒與出兵而懼其不反也孰利臣故曰秦王明而熟於計穰侯智而習於事必不益趙甲四萬以伐齊矣冉於是引兵而歸三十六年冉言客卿竈欲伐齊取剛壽以廣其陶邑於是魏人范雎自謂張祿先生譏冉之伐齊乃越三晉以攻齊也以此奸說昭王昭王納之雎因言宣太后專制穰侯擅權於諸侯涇陽君高陵君之屬汰侈富於王室於是昭王悟乃免冉相令涇陽之屬皆出關就封邑冉出關輜車千乘有餘已而卒於陶因葬焉秦復收陶為郡

蘇子曰秦誅商君逐穰侯君臣皆失之矣彼二子者知得而不知喪雖智能伯秦而不能免其身蓋無足言者而惠王以怨誅鞅至誣以畔逆昭王以僞遷冉至出老母逐弱弟而不顧甚矣其少恩也彼公子虔方欲報怨固不暇為國慮矣而范雎將毀人以自成而至於是可畏也哉

穰侯列傳第二十

白起王翦列傳第二十一

古史四十四

白起者郿人也善用兵事秦昭王昭王十三年起為左庶長將而擊韓之新城是歲穰侯相秦舉任鄙以為漢中守其明年起為左更攻韓魏於伊闕斬首二十四萬又虜其將公孫喜拔五城起遷為國尉涉河取韓安邑以東到乾河明年起為大良造攻魏取城大小六十一明年起與客卿錯攻垣城拔之後五年起攻趙拔光狼城後七年起攻楚拔鄢郢五城其明年攻楚拔郢燒夷陵遂東至竟陵楚王亡去郢東徙陳秦以郢為南郡起遷為武安君復取楚巫黔中郡三十四年起攻魏拔華陽走芒卯而虜二晉將斬首十三萬與趙將賈偃戰沉其卒二萬人於河中四十

三年起攻韓陘城拔五城斬首五萬四十四年起攻南陽
太行道絕之四十五年伐韓之野王野王降秦上黨道絕
其守馮亭與民謀曰鄭道已絕韓必不得爲民秦兵且進
韓不能應不如以上黨歸趙趙若受我秦怒必攻趙趙被
兵必親韓韓趙爲一則可以當秦因使人報趙趙孝成王
與平陽君平原君計之平陽君曰不如勿受受之禍大於
所得平原君曰無故得一郡受之便趙受之因封馮亭爲
平陽君四十六年秦攻韓緱氏蘭拔之四十七年秦使左
庶長王齮攻韓取上黨上黨民走趙趙軍長平以按據上
黨民四月齮因攻趙趙使廉頗將趙軍士卒犯秦斥兵秦
斥兵斬趙裨將茄六月陷趙軍取二障四尉七月趙軍築壘壁而

守之秦又攻其壘取二尉敗其陣奪西壘壁廉頗堅壁以
符秦秦數挑戰趙兵不出趙王數以爲讓而秦又使人行
千金於趙爲反間曰秦之所惡獨畏馬服子趙括將耳廉
頗易與且降矣趙王旣怒廉頗軍數敗又反堅壁不敢戰
而又聞秦反間之言因使趙括代廉頗將以擊秦秦聞焉
服之將乃陰使起爲上將軍而王齮爲尉裨將令軍中有敢泄
武安君將者斬趙括至則出兵擊秦軍秦軍佯敗而走張
二奇兵以劫之趙軍遂勝追造秦壁壁堅拒不得入而秦
奇兵二萬五千人絕趙軍後又一軍五千騎絕趙壁間趙
軍分而爲二糧道絕而秦出輕兵擊之趙戰不利因築壁
堅守以待救至秦王聞趙食道絕自之河內賜民爵各一

級發年十五以上悉詣長平遮絕趙救及糧食至九月趙卒不得食四十六日皆內陰相殺食來攻秦壘欲出為四隊四五復之不能出趙括出銳卒自搏戰秦軍射殺括括軍敗卒四十萬人降起計曰前秦已拔上黨上黨民不樂為秦而歸趙趙卒反覆非盡殺之恐為亂乃挾詐而盡坑殺之遺其小者二百四十人歸趙前後斬首虜四十五萬人趙人大震四十八年十月秦復定上黨郡秦分軍為二王齮攻皮牢拔之司馬梗定太原韓趙恐使蘇代厚幣說秦相范雎曰武安君擒馬服子乎曰然又曰即圍邯鄲乎曰然趙亡則秦王王矣武安君為三公武安君所為秦戰勝攻取者七十餘城南定鄢郢漢中北擒趙括之軍雖周

召昌望之功不益於此矣今趙亡秦王王則武安君必為三公君能為之下乎雖無欲為之下固不得已矣秦嘗攻韓圍邢丘困上黨上黨之民皆反為趙天下不樂為秦民之日久矣今亡趙北地入燕東地入齊南地入韓魏則君之所得民亡幾何人故不如因而割之無以為武安君功也於是睢言於秦王曰秦兵勞請許韓趙之割地以和且休士卒王聽之割韓垣雍趙六城以和正月皆罷兵起由是與應侯有隙昭王既息民繕兵復欲伐趙起曰不可王曰前年國虛民飢君不量百姓之力求益軍糧以滅趙今寡人息民以養士蓄積糧食三軍之俸有倍於前而曰不可其說何也起曰長平之事秦軍大尅趙軍大破秦人歡

喜趙人畏懼秦民之死者厚葬傷者厚養勞者相饗飲
食鋪餽以靡其財趙人之死者不得收傷者不得療涕泣
相哀勦力同憂耕田疾作以生其財今王發軍雖倍其前
臣料趙國守備亦以十倍矣趙自長平以來君臣憂懼早
朝晏退卑辭重幣四面出嫁結親燕魏連好齊楚積慮并
心備秦為務其國內實其交外成當今之時趙未可伐也
王曰寡人既以興師矣九月乃使五大夫王陵將而伐趙
是時起亦以病不任行四十九年正月陵攻邯鄲少利秦
益發兵佐陵陵兵亡五校起病愈昭王欲使代陵將起曰
邯鄲實未易攻也且諸侯救日至彼諸侯怨秦之日久矣
今秦雖破長平軍而秦卒死者過半國內空遠絕河山而
爭人國都趙應其內諸侯攻其外破秦軍必矣固稱疾不
行王乃使范雎往見責之曰楚地方五千里持戟百萬君
前率數萬之衆入楚拔鄢郢焚其廟東至竟陵楚人震恐
東徙而不敢西向韓魏相率與兵甚衆君所將不能半之
戰於伊闕大破二國之軍流血漂鹵斬首二十四萬韓魏
以故至今稱東藩此君之功天下莫不聞今趙卒之死於
長平者已十七八其國虛弱秦今大發軍人數倍於趙國
之衆願使君將必欲滅之矣君嘗以寡擊衆取勝如神况
以強擊弱以衆擊寡乎起曰昔楚王恃其國大不恤其政
而群臣相妬以功諂諛用事良臣斥踈百姓心離城池不
修既無良臣又無守備故起得引兵深入多倍城邑發梁

焚舟以專民心掠於郊野以足軍食當此之時秦之士卒以軍中爲家將帥爲父母不約而親不謀而信一心同力死不旋踵楚人自戰其地咸顧其家各有散心莫有鬪志是以能有功也伊闕之戰韓孤顧魏不欲先用其衆魏恃韓之銳欲推以爲鋒二軍爭便之力不同是以臣得設疑兵以待韓陣專軍并銳觸魏之不意魏軍旣敗韓軍自潰乘勝逐北以是之故故能立功皆計利形勢自然之理何神之有哉今秦破趙軍於長平不遂以時乘其振懼而滅之畏而釋之使得耕稼以益畜積養孤長幼以益其衆繕治兵甲以益其強增城浚池以益其固主折節以下其臣臣推體以下死士至於平原君之屬皆令妻妾補縫於行伍之間臣人一心上下同力猶句踐困於會稽之時也以今夜之趙必固守挑其軍戰必不肯出圍其國都必不可剋攻其列城必未可拔掠其郊野必無所得兵出無功諸侯生心外救必至臣觀其害未見其利又病未能行應侯慙而退以言於王王曰微白起吾不能滅趙乎復益發軍更使王齮代王陵伐趙圍邯鄲八月死傷者衆而弗下趙王出輕銳以寇其後秦數不利起曰不聽臣計今果如何王聞之怒見起強起之曰君雖病強爲寡人卧而將之有功無功寡人之願將加重於君如君不行寡人恨君起頓首曰臣之行雖無功得免於罪不行雖無罪不免於誅然惟願大王覽臣愚計釋趙養民以觀諸侯之變撫其恐懼

伐其僇慢誅滅無道以令諸侯天下可定何必以趙爲先乎此所謂爲一臣屈而勝天下也大王若不察臣愚計必欲快心於趙以致臣罪此亦所謂勝一臣而爲天下屈者也臣聞明主愛其國忠臣愛其名破國不可復完死卒不可復生臣寧伏受重誅而死不忍爲辱軍之將願大王察之土不荅而去於是免起爲士伍遷之陰密起病未能行居三月諸侯攻秦軍急秦軍數却使者日至秦王乃使人遣起不得留咸陽中起旣行出咸陽西門十里至杜郵昭王與范雎群臣議曰白起之遷其意尚怏怏不服有餘言乃使使者賜之劍自裁起引劍將自剄曰我何罪于天而至此哉良久曰我國當死長平之戰趙卒降者數十萬人

我詐而盡坑之是足以死遂自殺起之死也以昭王二十一年十一月死而非其罪秦人憐之鄉邑皆祭祀焉

蘇子曰予讀太史公白起傳秦之再攻邯鄲也起與范雎有怨稱病不行以亡其軀慨然歎曰起以武夫無所屈信而困於游談之士使起勉強一行兵未必敗而免於死矣及覽戰國策觀起自陳成敗之蹟乃知邯鄲法不可再攻而起非特以怨不行蓋爲之流涕也趙充國征西羌守便宜不肯奉詔出兵辛武賢雖兵出有功充國竟爲漢宣明其非是武賢怨之至骨雖不能害充國而卒陷其子邛嗚呼循道而不阿自古而難之歟

王翦者頻陽東鄉人也少而好兵事秦始皇十一年翦將

攻趙關與破之拔九城十八年翦將攻趙歲餘遂拔趙趙
王降盡定趙地爲郡明年燕使荆軻爲賊於秦秦王使翦
攻燕燕王喜走遼東翦遂定燕薊而還秦使翦子賁擊荆
荆兵敗還擊魏魏王降遂定魏地始皇既滅三晉走燕王
而數破荆師秦將李信者年少壯勇嘗以兵數千逐燕太
子丹至於衍水中卒破得丹始皇以爲賢勇於是始皇問
信吾欲攻取荆於將軍度用幾何人而足信曰不過用二十
萬人始皇問王翦翦曰非六十萬人不可始皇曰王將軍
老矣何怯也李將軍果勢壯勇其言是也遂使信及蒙恬
將二十萬南伐荆翦言不用因謝病歸老於頻陽信攻平
輿蒙恬攻寢大破荆軍信又攻鄢郢破之於是引兵而西

與蒙恬會城父荆人因隨之三日三夜不頓舍大破信軍
入兩壁殺七都尉秦軍走始皇聞之大怒自馳如頻陽見
謝翦曰寡人以不用將軍李信果辱秦軍今聞荆軍日進
而西將軍雖病獨忍棄寡人乎翦謝曰老臣罷病悖亂唯
大王更擇賢將始皇謝曰已矣將軍勿復言翦曰大王必
不得已用臣非六十萬人不可始皇曰爲聽將軍計耳於
是翦將兵六十萬人始皇自送至霸上翦行請美田宅園
池甚衆始皇曰將軍行矣何憂貧乎翦曰爲大王將有功
終不得封侯故及大王之嚮臣臣亦及時以請園池爲子孫
業耳始皇大笑翦既至關使使還請善田者五輩或曰將
軍之乞貸亦已甚矣翦曰不然夫秦王怛而不信人今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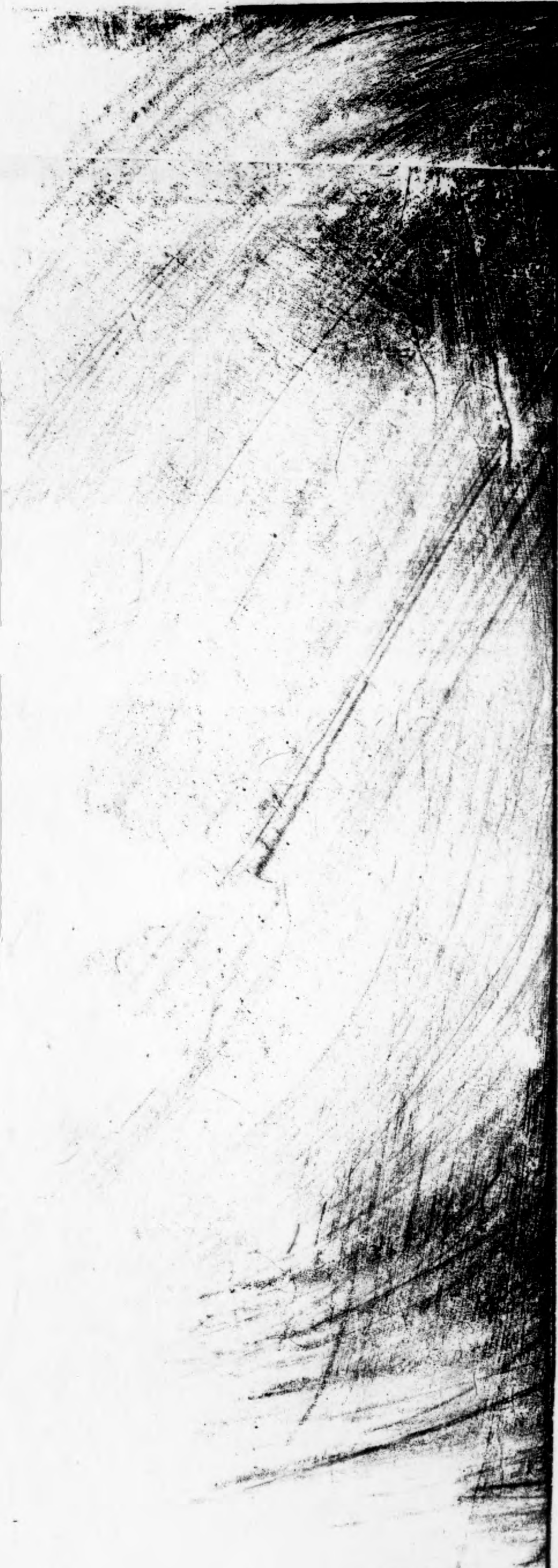
秦國甲士而專委於我我不多請田完爲子孫業以自堅
顧令秦王坐而疑我矣荆聞翦益軍而來乃悉國中兵以
拒秦翦至堅壁而守之不肯戰荆兵數出挑戰終不出翦
曰休士洗沐而善飲食撫循之親與士卒同食久之使人
問軍中戲乎對曰方投石超距於是翦曰士卒可用矣荆
數挑戰而秦不出乃引而東翦因舉兵追之令壯士擊大
破荆軍至蘄南殺其將軍項燕荆兵遂敗走秦因乘勝略
定荆地城邑歲餘虜荆王負芻竟平荆地爲郡縣因南征
百越之君而翦子賁與李信破定燕齊地始皇二十六年
盡并天下王氏蒙氏功爲多名施於後世二世之時翦及
其子賁皆已死而又滅蒙氏陳勝之反秦秦使翦孫離擊

趙圍趙王及張耳鉅鹿城或曰王離秦之名將也今將強
秦之兵攻新造之趙舉之必矣客曰不然夫爲將三世者必
敗必敗者何也以其所殺伐多矣其後受其不祥今王離已三
世將矣居無何項羽救趙擊秦軍果虜離離軍遂降諸侯
行蘇子曰王翦與始皇議滅楚非六十萬不行予始疑其
過及觀田單與趙奢論兵乃知老將之言不妄也趙以齊
田單爲相單語趙奢曰吾非不說將軍之兵法所不服者
將軍之用衆也帝王之兵不過三萬而天下服矣今將軍
必負十萬二十萬而後用之使民不得耕作糧食輓賃不
可給也奢曰君非徒不達兵又不明時勢矣夫吳干之劍
肉試則斷牛馬金試則截盤匱薄之柱上而擊之則絕爲三

質之石上而擊之則碎爲百今以三萬之衆而應強國之
兵是薄柱擊石之類也且夫劍之爲用無脊之厚則鋒
不入無脾之薄則刃不斷無鈞罕鐔蒙須之便操其刃而
刺則未入而手斷今君無十萬二十萬之衆以爲鈞罕鐔
蒙須之便焉能以三萬行於天下乎古者四海萬國城大
不過三百丈人雖多無過三千家則以三萬距之足矣今取
古萬國分爲戰國七兵能具數十萬食能支數歲千丈之
城萬家之邑相望也君柰何以三萬衆攻之田單喟然嘆
息曰單未至也由此觀之攻千里之國毀百年之業不棄
大隙非大衆不可彼決機兩陳之間爲一日成敗之計六
可以少擊衆耳

白起王前引列傳第二十一

10



THE

10

10

